

FBI 心理分析员系列

危险永远比想象中离你更近

第三个受害者

THE THIRD VICTIM

【美】丽莎·嘉娜（Lisa Gardner）/著 赖婷婷/译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第三个受害者

THE THIRD VICTIM

【美】丽莎·嘉娜 (Lisa Gardner) / 著 赖婷婷/译

THE THIRD VICTIM BY LISA GARDNER

Copyright: © 2001 BY LISA BAUMGART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ALPHA-BOOKS.CO.,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予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版贸核渝字(2013)第5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个受害者 / (美) 嘉娜著; 赖婷婷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0

(FBI心理分析员系列)

书名原文: The third victim

ISBN 978-7-229-08725-8

①第... ②赖...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540号

FBI心理分析员系列 第三个受害者

FBI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VICTIM

[美] 丽莎·嘉娜 著

赖婷婷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刘美慧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王丽红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72千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下午一点二十五分

电话第一次响起时，警官洛琳·康纳正坐在马莎餐厅的红色沙发座上，一边挑着金枪鱼沙拉的菜叶，一边听弗兰克和道格在一旁八卦。她独自坐在卡座里吃着沙拉，这是因为刚满三十一岁的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像二十一岁时那样，脂肪会神奇地融化消失了。现在连二十七岁的状态都不像。她还是可以在六分钟之内跑完一千六百米，还是可以套上八号的衣服，但是三十一岁和三十岁就是不同。她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梳理浅褐色的头发，只为了让人多看一眼。她的午餐一星期里有五天不再是芝士汉堡，而是金枪鱼沙拉。

那天，蕾妮¹的搭档是二十二岁的志愿者警察查尔斯·坎宁安，也就是查克。俄勒冈州贝克斯维尔小警察局的行话里则称他为菜鸟，因为他还未接受过九个月的培训学校课程。这表示他可以在旁观看，但不能亲自处理。等修完全部必修课程，拿到证书之后，他将有完整的执行权。但现阶段，他只能通过巡逻、写报告来获得经验，不过他还

1 洛琳的昵称。——编者注

是得穿上正规的褐色制服，带佩枪。查克是个快乐的家伙。

那通电话打进来之前，查克正站在用餐柜台旁，试图和那位名叫辛迪的长腿金发服务生攀谈，看能不能有奇迹发生。他挺起胸膛，膝盖前屈，一只手轻轻放在手臂上。至于辛迪，她正试着一次为六名农夫端上马莎餐厅的自制蓝莓派。一个脾气乖戾的老先生对着菜鸟低声碎念，要他闪到一边去。查克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坐在蕾妮后面那桌的是退休的酪农道格·爱德肯斯和弗兰克·温斯洛，他们正在打赌下注。

“我赌十美元她无法招架。”道格说，把一张皱巴巴的纸钞用力拍在粉红色的餐桌上。

“二十美元，赌她会拿杯冰水往罗密欧男孩的脸上泼，”弗兰克提高赌注并伸手拿皮夹里的钱，“我确定比起克拉克·盖博¹的心，辛迪会更想好好赚点小费。”

蕾妮搁下手边的沙拉，转过去面对那两个男人。这是个漫长的下午，她也没什么好玩的事能打发时间，于是她说：“我也下一注。”

“你好，蕾妮。”弗兰克和道格是往来将近五十年的朋友，连笑容都如出一辙。弗兰克的长相比较阳光，双眼比较湛蓝；道格则头发比较多。两人都穿着红色格纹、珍珠扣的西部衬衫——若下午要到镇上闲逛，他们就会换上这身制服。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再套上麂皮西装外套；蕾妮曾经调侃他们这副打扮，根本就是想抄袭“万宝路男子²”。就他们的年纪而言，这算是种称赞。

1 美国电影演员，是早期有声电影演员中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译注

2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广告公司以牛仔为主角，为万宝路香烟拍摄了一系列广告，之后引发与牛仔相关商品的风潮，“万宝路男子”从此成为西部牛仔的象征。——译注

“今天很无聊吗？”道格问。

“这个月都很无聊。现在是五月，太阳常常出来露脸，大家都快乐得要死，完全不想打架。”

“没有高潮迭起的家庭纠纷吗？”

“连谁的狗在谁家后院留黄金这种案子都没有。如果这般好光景持续下去，我很快就要没工作了。”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并不需要工作，”弗兰克说，“你需要一个男人。”

“是吗？那三十秒结束之后我该做什么？”

弗兰克和道格咯咯地笑个不停，蕾妮眨了眨眼。她喜欢弗兰克和道格。在她的印象中，每个星期二，他们俩总会准时在下午一点坐在这家餐厅的座位上。日出，日落，弗兰克和道格吃着马莎餐厅星期二的肉块特餐，这样的生活他们很满意。

蕾妮丢了张十美元钞票在支持查克的那一边。她见过这位年轻唐璜的举动，况且贝克斯维尔的年轻女孩子就是喜爱他带着酒窝的笑容。

“那么你觉得新来的志愿者警察如何？”道格问，朝着用餐柜台的方向轻轻点头示意。

“有什么好说的吗？写写交通违规罚单，又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脑部手术。”

“听说你们俩上星期和那条德国牧羊犬起了点冲突。”弗兰克说。

蕾妮做了个鬼脸：“狂犬病，又一只该死的畜生。”

“它真的朝罗密欧男孩冲过去了吗？”

“对，足足九十磅重的家伙。”

“我们听说查克好像吓得尿裤子了。”

“我觉得查克不太喜欢狗。”

“沃尔特说你那条牧羊犬带出去，朝它头部利落地开了一枪。”

“这就是他们付我高薪要我做的工作——规劝醉鬼、拿枪口对准宠物。”

“拜托，蕾妮，别这样说嘛，沃尔特说那是高难度的一枪，那些狗跑得可快了，查克会感谢你的。”

蕾妮看着菜鸟，他依旧像只公鸡般抬头挺胸地站在用餐柜台前，然后她说：“我想查克现在应该怕我怕得要死了。”

弗兰克和道格又笑了。接着弗兰克倾身向前，年迈的蓝色眼睛闪过一抹微光，开始探听真正的八卦消息。

“谢普肯定希望你们能多帮点忙。”他意味深长地说。

蕾妮冷眼看着弗兰克丢出来的饵，拒绝透露任何口风。“所有的警长都喜欢人们替他们免费工作。”她的语气中立而客观。她说的也是事实。贝克斯维尔镇少得可怜的预算只够聘请一位全职警长和两位全职警官（也就是蕾妮和卢克·海耶斯）。其他六位巡警全是不折不扣的志愿者警察，他们不仅无偿贡献自己的时间，还得出钱受训、购买制服、防弹背心以及佩枪，其他许多小镇也采用这种人事制度。毕竟，多数的案件都是家庭和财产纠纷。没有什么案件是一般人不能解决的。

“我听说谢普最近减少工作时间了。”道格突然说。

“我没注意这件事。”

“少来了，蕾妮，大家都知道谢普和桑迪正在吵架。他努力修补过他们的关系吗？对于自己的老婆跑去工作这件事，他比较坦然吗？”

“弗兰克，我只负责记录一般案件，我又不是这里纳税人的眼线。”

“哎呀，给我们一些线索嘛！我们等会儿要去隔壁发廊，你也知道，如果带了什么新闻过去，沃尔特就会不收我们的理发钱。”

蕾妮翻了个白眼，然后说：“沃尔特知道的已经比我们多了，不然你以为我们平常都是找谁问最新消息的？”

“沃尔特确实无所不知，”弗兰克低声咕哝，“也许我们也该开家发廊。该死，随便找个笨蛋都可以帮人剃头吧。”

蕾妮低头看着这两个男人的手，扭伤的双手，反映了他们努力工作的人生，肿胀的双手，说明他们患了几十年的关节炎。“我会去光顾的。”她勇敢地说。

“看到没，道格，我们还可以顺便泡妞咧。”

道格又惊又喜，开始仔细盘算一些细节，蕾妮决定是时候退场了，于是，她转过身，给他们一抹道别的微笑，回到原本的座位上。她瞄了手表一眼，下午一点三十分，没有任何报案电话，早上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写成报告（无聊的小镇，早晨通常更无聊）。她看着查克，心想他挂了那么久的微笑，脸颊想必会酸痛吧。

“加油！快搞定她！菜鸟！”她轻声说，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敲击。

蕾妮和查尔斯·坎宁安不同，她从未计划要成为一名警察。她从贝克斯维尔高中毕业时，第一个念头就想远离这个酪农业产区。十八年来，她的内心像患了幽闭恐惧症。毕业后，她将不再被家人束缚了。自由，这就是她需要的，她希望往后的日子别再被鬼魂牵绊，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

接着蕾妮搭上第一班前往波特兰的公交车。她进入波特兰州立大学就读，主修心理学。她喜欢那个班级，喜欢那座充满烹饪学校、艺

术机构，以及“非主流生活形态”的年轻城市。当时，她和一位开保时捷跑车的三十四岁助理地方检察官陷入了热恋。

许多夜里，他们就这样驾着那辆超级跑车，把车窗全摇下，猛踩油门，全速狂飙，在三十五号加州州道北向路上留下轨迹，让风穿过她的头发。车子不断往上、往上、再往上冲刺，油门踩得更猛、再猛、再更猛，就好像……在追寻什么似的。

然后，等到他们登上山顶，整座城市在眼前如繁星点点的地毯般摊开时，他们会把车停好，脱下衣服，在变速杆和跑车座椅之间，疯狂地做爱。

之后，霍伊会载蕾妮回家，然后她会独自打开两打啤酒，虽然她知道这样不好。

蕾妮又瞄了一眼手表。“拜托，查克，你以为辛迪能逃到哪里去？”

突然，蕾妮腰带上的对讲机哔哔作响。这时候她才真的松了口气，总算有些事情可做了。

“一五，一五，一五听到请回答。”

蕾妮接起对讲机，同时身子已经滑出座位。“一五收到，请说。”

“我们刚接获报案，镇上的中小学发生一起意外。等等……别挂。”

蕾妮皱起眉头，她能听到嘈杂的背景声音，像是对讲机被放在很高的位置，或是接收器就放在电话旁边。她听见静电干扰和尖叫的声音。然后，她听见四次爆破的声音。枪声。

搞什么鬼？

蕾妮大步走向查克，把他整个人转过来，同时无线电又传来新消息。这是八年来头一遭，琳达·艾姆斯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无助而疲惫。

“所有同仁请注意，所有同仁请注意，接获报案，贝克斯维尔中心小学发生枪击事件，报告……已有人员受伤……地点在学校大礼堂。呼叫六〇……六〇……沃尔特，赶快把该死的救护车带过去！我会锁定第三频道。我想应该是校园枪击事件。噢，我的天哪，这里竟然发生校园枪击事件！”

蕾妮拉着查克走出餐厅。他脸色苍白，看起来相当震惊。她等待着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但什么感觉也没有。她的耳里传来微弱的铃声，她忽略这个声音，整个人滑进老旧的警车，系上安全带，顺势按响警铃。

“我不明白，”查克自言自语说，“校园枪击事件？这里从没发生过校园枪击事件啊。”

“把对讲机固定在第三频道，那是指定频道，所有讯息都会从那边传过来。”蕾妮用力关上车门，发动车子，驱车离开。他们在小镇的主街上，开到贝克斯维尔中小学还要整整十五分钟。蕾妮很清楚，十五分钟内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这里不可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查克继续叨念，“我们这里甚至没有帮派，没有毒品……也没有凶杀案之类的。通报一定是搞错了。”

“是啊。”蕾妮静静地说，尽管铃声正越来越大。她已经好几年没听过这个声音了。好多年前，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某天放学回家，才进门一阵不祥的声音便敲在她的耳膜上，她知道老妈已经喝醉了，接下来肯定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你现在是个警察了，蕾妮。你现在可以掌控局势。

突然间，她觉得自己需要拿瓶啤酒。

无线电再次响起时，她正通过主街上的第一个交通灯。警长谢

普·奥格雷迪的声音传来：“一五，一五，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距离现场十二分钟车程。”蕾妮回答，惊险地闪过两辆并排停靠的车子，还差点和下一辆车擦撞。

“一五，转到第四频道。”

蕾妮看了查克一眼，菜鸟将无线电转到个人专用频道，谢普的声音又回来了，声调不再平稳镇定。“蕾妮，你得快点到现场。”

“我们才刚离开马莎餐厅。我会尽快抵达现场。你呢？”

“至少还有六分钟才会到，太远了。琳达已经陆续调派其他警员前往现场，但大部分人得先赶回家拿防弹背心和手枪，距离最近的县警大概也要花二十分钟才能抵达。如果这真是重大案件……”他的声音渐渐变弱，接着，他突然说：“蕾妮，你必须担任现场指挥官。”

“我不能当指挥官。我没有任何经验。”蕾妮看了查克一眼，他也是一脸困惑。在这类案件中，通常警长才是指挥官，程序应该是这样。

“你比其他人有经验。”谢普说。

“我妈妈的事情不算——”

“蕾妮，我不确定学校实际的情况究竟如何，但如果真的是枪击事件……我的孩子们也在里面，蕾妮，你不能要我不去想自己的孩子。”

蕾妮不发一语。她和谢普共事八年，也认识他的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最爱的侄女和侄子。八岁大的贝琪就像匹小疯马，十三岁大的丹尼最喜欢在小警察局里度过整个下午。有次，蕾妮送给小男孩一枚星形的警长徽章，他戴了整整半年。每次蕾妮去他们家吃晚餐时，小男孩也都会要求坐在她身旁。他们是两个这么棒的小孩。两个好孩子和另外两百五十个好孩子正在同一栋建筑物里，里面没有一个孩子超过十四岁……

贝克斯维尔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查克说得没错，这种事不该发生在贝克斯维尔。

蕾妮小声回答说：“好，我会担任指挥官。”

“谢谢，蕾妮，我就知道能信赖你。”

对讲机“咔”的一声断了。蕾妮踩刹车，减速通过另一个红灯。幸好左右来车远远看见她，都立刻停了下来；对于那些司机脸上关注的表情，蕾妮几乎视若无睹。警车的铃声在小镇主街上大响，你从未在主街上听见过大声作响的警铃声。他们还有整整十分钟的车程，而现在，她真的很担心，这路程可能太长……可能太迟了。

两百五十名孩童……

“转回第三频道，”她对查克说，“叫医护人员待命。”

“但是报告说现场已经有人受伤流血——”

“确认现场安全之前，医护人员只能待命，这是规定。”

查克依照命令行事。

“打开对讲机，要求全面支持。我很确定州、县警局那些男孩都已经听见了，我不希望有人还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得要求所有可用的人力过来支持。”她顿了一下，仔细回想八年前在俄勒冈塞勒姆那间发霉的教室上课的内容，当时全班有三十名男性学员，但只有她一个女人；课程教过全体总动员，以及针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伤亡的工作程序，那时还觉得研究这种东西挺奇怪的。

“命令地方医院做好准备，”她喃喃自语地说，“通知医护人员，联络当地血库，有可能需要大量输血。琳达需要请求特警部队参与防护。噢，还有，得通知州警局犯罪现场调查组待命，以防万一。”

查克还没拿起对讲机，就传来琳达尖锐刺耳的声音。“有人打电话

通报，枪击还在持续，枪击者身份尚不清楚，死伤状况也不明朗。有报告说现场有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枪击者可能就在那个区域。行动时务必小心。拜托，行动时务必小心。”

“一个男人？”查克的声音沙哑，“我以为是学生。通常都会是学生。”

蕾妮总算开上小镇边缘的郊区高速公路，将车子加速到将近一百三十公里每小时。现在他们总算真正上路了，倒数七分钟。查克拿起对讲机，浏览指令清单。

蕾妮想起她在新闻里看过的其他社区与学校的案件，她始终无法理解，即便是俄勒冈州的春田市，感觉也如此遥远。出现在新闻上的都是城里的学校，大家都知道城市就是会发生这种事。人们之所以搬到贝克斯维尔，就是因为这里不会有坏事发生。

但是蕾妮，你比大家更清楚的，不是吗？所有人之中，你再清楚不过了。

查克已用对讲机通报完毕。现在，他蠕动着嘴唇，静静地祈祷。蕾妮看向别处以免尴尬。

“我来了，”她对清晰浮现在脑海里的那些孩子喃喃自语，“我已经尽全力赶来了。”

星期二下午，桑迪·奥格雷迪试图完成市场调查报告书，但很不幸地失败了。她坐在一间位于角落的小办公室里（原本是一座维多利亚式住宅的卧室）。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凝视着窗外的景色，而不是阅读堆放在斑驳橡木书桌上的那叠报告。

那天风和日丽，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对这个多雨的州而言相

当罕见，因此居民们亲热地称之为“水一般的阳光”。此外气温也很适中，不像春天那样稍微凉了一点，也不像盛夏那样温暖过头，彼时拥入度暑的观光客尤其破坏居民的心情。

那是完美的一天，是贝克斯维尔镇居民少有的待遇，平常他们都得用容忍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日子——多雨的秋天、冰天雪地的冬天、不时阻塞山路的山崩、会破坏肥沃大地的春季洪水。她父亲总会挖苦地说这是万中选一的好日子，而他也会是第一个受不了的人。

桑迪这辈子都住在贝克斯维尔镇，她只想在这个地方和家人一起生活。贝克斯维尔镇东边是俄勒冈州的海岸山脉，西边是太平洋，她就在这中间。这座山谷以苍翠郁绿的景色闻名，山丘绵延，黑白相间的荷士登乳牛点缀其中，边缘围绕着向上爬升的绿色山脉。在这个地方，牛的数量比人口数多出一至两倍，家庭农场仍旧是此地居民主要的维生模式，居民们彼此相识，邻居在他们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有海滩，是夏天游玩的好去处，还有登山步道，最适合金色枫叶纷飞的秋天。你可以用现抓的螃蟹作为晚餐，接着享用现摘的新鲜草莓，淋上现打的鲜奶油，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

所以，桑迪唯一听过邻居抱怨的事情大概就是天气了。无止尽的灰色冬天，浓厚如同豆子汤一般的云雾，仿佛要重重地落在居民身上。然而，桑迪甚爱那云雾弥漫的灰暗早晨，法兰绒般的薄暮遮掩了山丘，让人几乎看不见，整个世界被一片寂静包围。

她和谢普刚结婚时，他们会在大清早出门散步，然后他才去警局报到。他们会穿上土黄色的夹棉外套和黑色的橡胶靴，穿过露水凝重的田野，感受空气中如丝绸般的云雾轻轻拂过他们的脸颊。有一次，就在桑迪怀胎四月时，体内的激素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们在云雾缭绕中做了

爱，在老橡树下翻云覆雨，两个人全身都湿透了。谢普用一种崇拜而赞叹的眼神看着她，她的手臂紧紧搂着他的腰。她聆听着他飞快的心跳，想着肚子里的孩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会是她的金色卷发还是谢普的浓密棕发？把一个小生命抱在胸前喂养又是什么感觉？

那是段魔幻般的时期。很不幸，在那之后，他们的婚姻就很少出现那种场景。

一阵敲门声传来，桑迪带着罪恶感将视线从窗边转移。然后她看见了她的老板。米契尔·亚当斯，倚着门边墙面老旧的环形饰板，双脚交叉，两只手插在他那价值不菲的深色套装口袋里，一头黑发长度刚好刷在颈背的衣领上，清爽而消瘦的双颊，看得出胡子才刚刮净。米契尔·亚当斯是那种无论穿阿玛尼还是运动装都很完美的男人。谢普第一眼就讨厌这个男人。

“你的报告进度如何？”米契¹问。即便谢普相当担心，但米契在工作上总是秉着相当专业的态度。他并不是因为桑迪年近四十还保持着良好的体态与美丽的外表才雇用她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这位美丽的镇花小姐同时也有头脑和内涵，也需要成功的事业。当桑迪试着向谢普解释这件事时，却只让谢普更加憎恨米契。

“明天和沃尔玛超市的会议，”米契说，“如果我们真想说服他们进驻我们镇，就必须整理好数据。”

“所以我最好把这些数据整理好。”

“那么现在处理得怎么样了？”

她犹豫半晌，然后说：“就快好了。”其实根本什么都还没弄好。她昨晚又和谢普大吵一架，今晚大概又要熬夜来完成这些报告，而这

1 米契尔的昵称。——编者注

又会再次引爆两人之间的战火，她并不觉得这次自己能占上风；她的个性太天主教徒了，能忍则忍，不敢做什么改变，而谢普也是如此。

他们就这样，一直在原地打转，停滞不前。所以现在贝琪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身边围绕着一大堆动物玩偶，她还以为它们会说话。至于丹尼，他留在学校计算机教室里上网玩游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告诉桑迪说，是希望艾福隆老师为他多加点分，但桑迪和谢普都怀疑他们的儿子已经再也不想回家。除此之外，上个月，他在学校的储物间发生一些意外……

桑迪下意识地揉着太阳穴，米契往前一小步踏进办公室里，发现时机不对，便又往后退了几步。

“明天早上哦。”他平静地提醒。

“当然，那是明早的首要任务。我知道这个会议有多重要。”

他总算点头示意，不过桑迪看得出来他还不满意。她不知道自己还该说些什么，这就是她最近的生活，没有人真的感到满意——她的老板不满意，她的老公不满意，她的孩子也不满意。她不断告诉自己，如果能再撑得久一点，事情将会有所改善。和沃尔玛的会议他们已经筹备了将近九个月，每天晚睡，持续熬夜，但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将会有许多资金涌入，商业不动产公司将能雇用更多员工，桑迪或许能抱回一大笔奖金，这样谢普搞不好就会发现，其实她也是有能力和雄心的，就像他一样。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桑迪起身关上百叶窗，希望这样有助于专心工作。她为自己倒杯水，拿起一支笔，准备认真工作。

正当她要开始阅读市场数据时，手肘边的电话响起，她心不在焉地接起电话，一半的心思还在那些数字上，还没准备好面对即将听到

的消息。

露西·托伯特听起来像是要发疯了。“桑迪，桑迪！哦，谢天谢地，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发生枪击案了，地点就在学校，凶手是一个男人，有人说他逃走了。我是从广播上听来的。礼堂里有人受伤流血，不知道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大家都抢着进入现场，你得赶快过去！”

桑迪挂断电话，抓起钱包，对米契尔大喊她得走了。整个过程桑迪完全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自己不停奔跑。她必须去学校，她必须赶到丹尼和贝琪的身边。

她还记得，长期以来，自己第一次为“谢普·奥格雷迪是她丈夫”感到欣慰。他们的小孩正需要他。

2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下午一点五十二分

贝克斯维尔中小学的现场像座精神病院，蕾妮距离那里还有半个街区，尖锐的叫声令她停止前进。眼前是一层楼高的建筑，她看见家长们疯狂地跑过停车场，孩童们在校园围栏里一边游荡一边号啕大